

說自己的話：《莽原》文人群的書寫策略

李京珮^{*}

摘 要

1920 年代中後期的北京文學場域中，莽原社和未名社成員聚集，共同經營《莽原》，形成文人群體。文人群體在場域中的互動關係，影響文學創作的書寫策略。魯迅與青年作者站在同一陣線，進行文明批評，率性而言、憑心立論，以青年覺醒的姿態，建立自我認同，尋找安身立命的方法。《莽原》文人群的社會批評，忠於現世、望彼將來，傳達教育訴求並且參與政治，彰顯他們在場域中的邊緣位置，衝撞文學與政治交錯的權力網絡。此外，青年作者以小說創作刻畫人性，關懷鄉土，也受到魯迅的日本文論譯作引導，翻譯與創作互為啟發。《莽原》文人群以刊物寄寓理想，透過文明批評、社會批評、小說創作三種書寫策略，實踐文化想像與文學理念，展現了具有群體性的精神特徵與文學風格。

關鍵詞：《莽原》、魯迅、文人群體、書寫策略、《現代評論》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Speak Their Own Thoughts: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Lee Ching-Pei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Beijing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20s, the members of *Mangyuan* Society and Weiming Corporation gathered and to run *Mangyuan* jointly, constituting a literati's community. The interaction of literati community in the field affected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Lu Xun and the young writers stand on the same front and performed civilization criticism and spoke wantonly and objectively, establishi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eking the way of living and working in peace in the manner of youth inspiration. The social criticism by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stuck to its times, looked into the future, delivered educational needs and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manifesting the edge position of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in the field and shocking the power network with literary and politics interlaced. Besides, the young writers outlined human nature and showed care for their native land through fiction creation, also guided by Lu Xun's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literary theories, they had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Mangyuan* literati's community embodied its thoughts in publication and brought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literary ideas into practice following three writing strategies: civilization criticism, social criticism, and fiction creation, having presented the spiritual features and literary styles that could represent a group.

Keywords: *Mangyuan*, Lu Xun, literati's community, Writing strategy, *Contemporary Review*

說自己的話：《莽原》文人群的書寫策略*

李京珮

一、前言

1920 年代中後期，北京的作家以期刊為中心，形成志同道合的創作群體。懷抱自由言論的知識者，以固定的刊物為媒介而聚集；刊物作為輿論空間的獨立品格，得到充分的展示。¹作家透過組織社群、出版活動，開闢話語陣地，以集體的力量，影響文學的閱讀與書寫模式。

1925 年，魯迅（周樹人，1881-1936）受邵飄萍（1886-1926）邀請，編印《莽原》週刊隨《京報》附送，4 月 20 日至 11 月 27 日共有 32 期，因《京報》停止副刊之外附送的刊物而終止。魯迅在《莽原》出版預告，期許新刊物「率性而言，憑心立論；忠於現世，望彼將來」。²週刊多登載散文，主要撰稿者有魯迅、高長虹（1898-1954）、荊有麟（1903-1951）、景宋（許廣平，1898-1968）、李霽野（1904-1997）等。莽原社成立於 1925 年 4 月，成員有魯迅、高長虹、荊有麟、向培良（1905-1959）等。³週刊 1926 年改為半月刊（1926.1.10-1927.12.25），魯迅主編，篇幅增加，登載更多小說，主要作者有朋其（黃鵬基，1901-1952）、尚鉞（1902-1982）、臺靜農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說自己的話：《莽原》文人群的書寫視界」(MOST 105-2410-H-006-104) 部分研究成果，承蒙補助，謹致謝忱。感謝學報匿名評審提供寶貴意見。

¹ 顏浩：〈導言 輿論環境的構建與文人團體的形成〉，《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1-12。

² 魯迅：〈《莽原》出版預告〉，收入《魯迅全集》第 8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472。

³ 范泉主編：〈莽原社〉，《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上海：上海書店，1993），頁 424。1925 年 4 月 11 日，魯迅和向培良、高長虹、荊有麟、章衣萍（1902-1947）等舉行酒會，同月 24 日《莽原》週刊誕生，該社並無組織章程。

(1902-1990)等。創刊號版權頁的發行地點為「未名社刊物經售處」⁴，魯迅 1926 年 8 月從北京到廈門任教，由韋素園(1902-1932)接編⁵，莽原社內部發生衝突後⁶，《莽原》半月刊完全成為未名社的刊物了。未名社成立於 1925 年 8 月，成員是魯迅、李霽野、臺靜農、韋素園、韋叢蕪(1905-1978)、曹靖華(1897-1987)。⁷《莽原》半月刊共 2 卷 26 期結束後，未名社發行了以翻譯為主的《未名》半月刊(1928.1.10-1930.4.28)。⁸莽原與未名兩社皆無嚴格的社團組織形式⁹，成員之間的文學交集，建立在《莽原》的投稿活動上¹⁰，社團與刊物的關係無法一刀劃清。

在北京的文學場域中，如果將《莽原》的主要作者視為一個文人群體，共同經營的刊物為表述自我提供了載體，他們以什麼樣的書寫策略，展現具有群體性的文學風格？文學場域與權力場域的交互關係，涉及作家在場域中佔據的相對關係與定位、生存心態的實踐在場域中發生的作用與影響。¹¹本文將以《莽原》文人群為中心，以《莽原》週刊與半月刊為範圍，考察成員與文學生產的發展脈絡，論述他們的書寫策略及其意義。

⁴ 編者：〈本刊啟事〉，《莽原》半月刊 1 (1926.1.10)，頁 41。內容為「本刊由未名社刊物經售處負責發行，以前的莽原週刊發行訂閱手續概歸北新書局清理。」《莽原》週刊為報紙形式，以版次標示。《莽原》半月刊則以頁碼標示。

⁵ 荊有麟：〈《莽原》時代〉，收入魯迅博物館編：《魯迅回憶錄》上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199-205。出自《魯迅回憶斷片》，據 1943 年 11 月上海雜誌公司版排印。他回憶魯迅創辦新刊物，付出可怕的精力，亦同時供稿給《語絲》、《京報副刊》，出版譯作《出了象牙之塔》、《小約翰》等。他的說法可作為莽原社、未名社和刊物之間人事紛爭的參考資料。

⁶ 魯迅：〈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莽原》半月刊 23 (1926.12.10)，頁 963-964。他提到《莽原》稿件皆以個人名義投稿。主要糾葛是向培良的獨幕劇本即將出版，韋素園便未刊登稿件，引發高長虹、尚鉞等人不滿，在《狂飆》週刊發文攻擊。

⁷ 范泉主編：〈未名社〉，《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頁 166。

⁸ 魯迅：〈19290927 致李霽野〉，收入《魯迅全集》第 11 冊，頁 686。李曾建議將刊物遷到上海，改為《未名月刊》，魯迅自認不善經營事務，擔心京滬稿件往返費時並不贊成，因此編務由韋素園、李霽野負責。

⁹ 湯逸中：〈前言〉，《曠野的聲音：莽原社作品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2-6。

¹⁰ 〔日〕菱沼透：〈未名社の人びと——魯迅の下に集まった青年たち（1）〉，《中國研究月報》381 (1979.11)，頁 43-47。

¹¹ 高宣揚：〈第五章 場域與社會結構動力學〉，《布迪厄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頁 138-141。

二、召喚與覺醒：《莽原》文人群的文明批評

（一）召喚青年

《莽原》是魯迅第一次和青年人合作，主編的重要刊物。¹²魯迅和莽原社、未名社成員有頻繁的聯繫：高長虹在《莽原》週刊發行期間，到他的寓所拜訪五十次以上¹³；他與安徽籍的李霽野、臺靜農等也有密集互動¹⁴，時常見面或通信細心指導。文學場域的世界遵循的是自己的一套運作與變形法則，爭奪正當性的諸多個人與眾家團體都占據了各自的位置，先建構出場域，才能建構社會軌跡，也就是在場域中被占據的一系列位置。¹⁵《京報》作為《莽原》週刊的出版單位，報社的經濟力量是刊物的經濟資本。年輕作者在魯迅的鼓勵之下，創作得到許多發表的機會，增加了文化資本，在文學場域中，從個人到群體，提高了能見度，獲得發言的位置。魯迅重視文人群體的內核、獨立人格的個體精神，關注刊物的整體語境。他身為知名作家、大學教授，對於未名社和莽原社作者充滿期望，更將希望寄託在抽象的「青年」身上。〈編完寫起〉以具體的長城意象，指出歷代的統治者，用新磚、舊有的古磚來造城壁，仍然阻擋不了胡人，隱喻數千年封建思想的長城將人們包圍。他鼓勵青年撕去舊社會的假面，勇敢發聲：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嗎？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¹⁶

¹² 董大中：〈四月〉，《1925年魯迅日記箋釋》（臺北：秀威資訊，2007），頁115。

¹³ 廖久明：〈第一章 主將與副將的會合〉，《高長虹與魯迅及許廣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頁19。

¹⁴ 李霽野：〈記「未名社」〉，收入黃源著：《懷念魯迅先生》（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頁12。魯迅在北京世界語學校任教時的安徽籍學生張目寒（1902-1980），1924年9月曾代同鄉友人李霽野請教翻譯技巧，其後臺靜農、韋素園、韋叢蕪等先後與魯迅相識。

¹⁵ 〔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著，石武耕等譯：〈作者的觀點：文化生產場域的幾個普遍特性〉，《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出版公司，2016），頁335。

¹⁶ 魯迅：〈編完寫起〉，《莽原》週刊4（1925.5.15），第15版。

他以樸素的語言，簡單的譬喻，反思封建制度的壓迫與束縛。〈燈下漫筆〉由歷史現象和日常生活，談封建禮教如何塑造大小、上下關係，深化發揮「吃人」以及國民劣根性的問題，也呼應了〈狂人日記〉的論述。他寄望青年實踐創造的使命：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宴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¹⁷

如果變成奴隸之後，苟活著還萬分歡喜，中國的歷史正是「想作奴隸而不得」、「暫時做穩奴隸」兩種時代的交替。從遠古到近代，受到奴役者不但被人吃，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禦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他站在時代的高度，從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剖析奴性心理的危害。對於歷史的評判標準是：國民是否獲得了作為「人」起碼的「人性」的權利。

魯迅在《莽原》找到一種書寫方式的轉變與自覺¹⁸，甚至以雜文形式表現「創作」即「批評」的特徵。¹⁹「朝花夕拾」系列的〈二十四孝圖〉²⁰，從人們讀書的境況入手，從「郭巨埋兒」的孝行談到冥界的賞善罰惡，不像現實世界有人標榜「公理」自命為「導師」，置反對者於死地，提倡言行一致，卻以流言傷害別人。²¹〈父親的病〉²²根據少時經驗，回憶中醫的藥方千奇百怪，例如原配的蟋蟀一對，彷彿昆蟲也要貞節，如果再婚就連作藥的資格也喪失了。父親臨終前，自己竟接受長輩的指示大聲叫魂，打擾他最後一刻的寧靜。魯迅揭露打著道德倫理旗號的「美德」、愚孝的虛偽，連結迷信帶來的痛苦，張揚真實的人性。他摸索把握屬於自己的現實

¹⁷ 魯迅：〈燈下漫筆（二）〉，《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5 版。

¹⁸ 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1（2009.1），頁 42。

¹⁹ 陳方競：〈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4-5、頁 73。論者認為，魯迅五四時期主要通過小說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五四後明顯轉向以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主的雜文創作。雜文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結合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展開的文學批評。

²⁰ 魯迅：〈二十四孝圖〉，《莽原》半月刊 10（1926.5.25），頁 412-421。

²¹ 魏洪丘：〈二十四孝圖〉，《魯迅《朝花夕拾》研究》（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4），頁 76-84。

²² 魯迅：〈父親的病〉，《莽原》半月刊 21（1926.11.10），頁 856-864。

感覺的意識，將批判現實的位置，根植在超越性的視角上。²³《莽原》的經營方向，是期許「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的加以批評。」²⁴他也曾經呼籲：

青年又何需要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去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烏導師！²⁵

他曾說：「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²⁶魯迅將「召喚青年」當作自己的使命，和年輕作者秉持率性而言、憑心立論的書寫策略，在共同經營的話語陣地上，將改變思想視為第一要務，解除思想禁錮。他並不扮演「導師」²⁷，期許和「青年」形成共同的群體，共同擔當文明批評的責任。

（二）青年覺醒

《莽原》文人群以青年覺醒的姿態，對於現實中有礙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種種弊端，進行文明批評，回望歷史、展望將來，傳遞生存的緊張與創作的焦慮感。高長虹〈中國與文學〉說：「號稱精神文明國的中國，打敗仗，受外人欺負，或者有可以原諒的地方，誰能夠拿一本《孝經》去退敵呢？」²⁸他認為中國沒有能夠賞鑒文學的群眾，讀者把古書當作娛樂或挖掘別人隱私，文學對國民精神的影響力很薄弱，更不能期待古代的忠孝節義能拯救任何人。尚鉞〈忠誠的奴隸〉²⁹塑造一名飢餓的青年，怕被熟人看見購買廉價的點心。他虛擬手、肚子、腿、心的對話，揭示人們

²³ 程凱：〈第三章 1925、1926 年北京新文化言論界：再造「思想革命」的起點與終點〉，《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100-103。

²⁴ 魯迅：《〈華蓋集〉題記》，《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43。

²⁵ 魯迅：〈編完寫起〉，《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15 版。

²⁶ 魯迅：〈寫在「墳」後面〉，《語絲》108（1926.12.4），頁 16。《語絲》1-80 期以版次標註，81 期起改版，以頁碼標註。

²⁷ 姜濤：〈第六章 教訓與反教訓〉，《公寓裡的塔：1920 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255-261。

²⁸ 長虹：〈中國與文學〉，《莽原》週刊 6（1925.5.29），第 6 版。

²⁹ 尚鉞：〈忠誠的奴隸〉，《莽原》週刊 6（1925.5.29），第 6 版。

往往為了面子，意志薄弱，說出虛偽的話、作出不合理的舉動。黃鵬基〈狂言〉³⁰同樣以「我」反覆扣問，中國人究竟會不會思考「怎麼樣」，打倒或不打倒軍閥、當奴隸或不當奴隸，是罪惡或不罪惡？永遠不能評論人或事的功過，只能「狂言」。自問自答的句式，勾勒中國人面對任何事情都試圖溫和，恐懼面對現實，諷刺了拒絕思考者的游移與猶疑。

許廣平〈酒癮〉³¹以寓言手法，述說「我」是一隻鴨子，經歷過輪迴投入畜道的靈魂，降到漆黑污濁的地獄，掙扎哭泣，在徬徨中誕生成為人類。「我」在人世間，一生發出光和熱，無拘束的笑罵、咆哮、怒目、謳歌，打破悶人的空氣。下一次經歷輪迴之前，作時代的反叛者，才不枉費到人世走一遭。〈懷疑〉³²則引用魯迅在前一期說青年可以「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的話，她說聰明人的本領是置身事外，等社會國家改良了才會揖讓而起，大抒抱負。她肯定「青年」是傻子，願意為爭取國恥紀念而流血，願意冒險、坐監獄，以卵擊石，聰明人太多，而傻子卻太少。〈內幕之一部〉³³批評媒體誇大報導五卅之後各地捐款踴躍、示威運動憤激，號稱要罷工罷市的群眾，卻選在端午節假日罷工，兼顧生計和「愛國」的口號。領導群眾的知識階層往往為私利互相攻擊，這只會讓被領導的群眾疑惑和恐懼，彰顯階級差異的矛盾。

向培良〈悲劇在我們的民族裡〉³⁴隱然呼應了許廣平的說法，描述中國人聰明機伶，「聰明人」太多，用陰險巧妙的方法取得地位。〈買窩頭有感〉³⁵、〈聰明與天才〉³⁶，則感慨知識階層只是一群穿長衫的動物，受權力階級豢養。無產階級受到蔑視與虐待，不得不承認知識階層的優異權力，於是敬而遠之，伺機報復。他認為受教育者不該以高傲態度試圖開化群眾，應該真正的走入民間。李霽野〈樂觀主義〉³⁷、

³⁰ 黃鵬基：〈狂言〉，《莽原》週刊 32（1925.11.27），第 2-3 版。

³¹ 景宋：〈酒癮〉，《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5 版。

³² 景宋：〈懷疑〉，《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6 版。

³³ 景宋：〈內幕之一部〉，《莽原》週刊 11（1925.7.3），第 4-5 版。

³⁴ 培良：〈檳榔集 第三 悲劇在我們的民族裡〉，《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6-7 版。

³⁵ 培良：〈檳榔集 第五 買窩頭有感〉，《莽原》週刊 29（1925.11.6），第 3 版。

³⁶ 培良：〈檳榔集 第六 聰明與天才〉，《莽原》週刊 30（1925.11.13），第 5 版。

³⁷ 霽野：〈樂觀主義〉，《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15 版。

〈反表現主義〉³⁸，以青年的視角，探討人們時常表面樂觀、拒絕面對現實，以為不看不聽就能安居樂業。對照西方各國，中國人既不英勇也不自由，更遑論幽默或活潑。男女情感往往被道德和名分壓抑，學者和名流也被「反表現」精神籠罩，導致無法進步，整個民族如果遇到任何危難，立刻如同烏龜，縮進殼內躲避。思想和感情的壓抑，是最可怕的事。《莽原》文人群的文明批評，勇於面對中國的病態，綜觀歷史，對國民精神的奴性和虛偽展開批判，建立自我認同。他們經歷由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在處境轉變的時候，尋找安身立命的方法。他們忠於現世，抨擊文明的黑暗面；望彼將來，書寫時代情懷。「青年」覺醒了，這抱持希望、眺望未來的新生的群體，試圖找出政治行為、社會問題背後的文化密碼，關注人民生活，要剷除阻礙生存與進步的物質的野蠻、精神的野蠻，彰顯文學的精神力量。

三、從關注到參與：《莽原》文人群的社會批評

（一）教育訴求

魯迅在《莽原》創刊後，曾經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提及：「中國現今文壇狀況實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³⁹當時他是北大國文系教授，也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兼課。〈我的「籍」和「系」〉⁴⁰、〈流言和謊話〉⁴¹，談女師大學潮。⁴²北大

³⁸ 霽野：〈反表現主義〉，《莽原》半月刊2（1926.1.25），頁15。

³⁹ 魯迅：〈19250428 致許廣平〉，收入《魯迅全集》第12冊，頁308。

⁴⁰ 魯迅：〈我的「籍」和「系」〉，《莽原》週刊7（1925.6.5），第15-16版。

⁴¹ 魯迅：〈流言和謊話〉，《莽原》週刊16（1925.8.7），第8版。

⁴² 女校長楊蔭榆（1884-1938）曾留學日本、美國，1924年上任後卻以封建思想治校，將學校與學生的關係比喻為婆媳關係，試圖開除包括許廣平在內的六名自治會成員，引發學生大規模抗議，校長請求警署派巡警在校防護鎮壓入校監視。學生控訴遭校長威脅開除學籍，楊宣稱「暴劣學生肆行滋擾」，聲明勉力維持校務是為了徹底整飭學風，培植人才。教育總長章士釗（1881-1973），執掌教育部仰賴段祺瑞（1865-1936）支持。他的教育觀念極為保守，支持楊的治校方法。

英文系教授陳西滢（陳源，1896-1970）在《現代評論》⁴³的散文⁴⁴，暗指國文系的浙江籍教師在背後鼓動學潮。⁴⁵魯迅和學生站在同一陣線，不畏流言，主動介紹自己的「籍」和「系」。「流言」回應當時陳的「閒話」專欄用詞，駁斥陳的指控。魯迅批駁「學風」並非造謠撒謊所能整飭，揭露學生受到壓迫的事實。大學與教育部乃至政府有盤根錯節的關係，校園政治演變成街頭政治事件；就支持學生或校長，知識分子分成多派而且在各自的刊物上形成輿論導向。⁴⁶對照〈「碰壁」之後〉⁴⁷、〈「碰壁」之餘〉⁴⁸，「壁」指涉保守的教育態度與政治權力的結合，揭露章士釗仗恃執政政府勢力強制整頓「女學」⁴⁹，質疑何以《現代評論》隱約表態支持。在《莽原》週刊他能暢所欲言，認為教育問題不該被扭曲為政治問題，鼓勵學生大膽發聲，爭取學習的自主權。

女師大學潮的重要人物許廣平，〈反抗下去〉⁵⁰圍繞同樣的主題開展。她自稱和一群「毛丫頭」抵抗政治力量，捋虎鬚闖出了大亂子，終究讓校長下台。章士釗宣布解散女師大後，還要籌備新的國立女子大學，北大宣布要脫離教育部。⁵¹胡適

⁴³ 《現代評論》週刊（1924.12.13-1928.12.19）內容兼具政治與文藝，主要撰稿人是王世杰（1891-1981），燕樹棠（1891-1984）、周鯁生（1889-1971）等。陳西滢主編文藝欄 1、2 卷，3 卷後由楊振聲（1890-1956）負責。

⁴⁴ 西滢：〈閒話〉，《現代評論》1：25（1925.5.30），頁 9-12。西滢：〈閒話〉，《現代評論》2：48（1925.11.7），頁 12-13。陳將女師大的學潮比喻為臭茅廁，某籍某系的教員「挑剔風潮」，人人都該去幫忙掃除，質疑魯迅「創作動機」未必純潔。

⁴⁵ 魯迅：〈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收入《魯迅全集》第 8 冊，頁 473。原發表於 1925 年 5 月 27 日《京報》。連署者馬裕藻（1878-1945）、沈尹默（1883-1971）、沈兼士（1887-1947）、李泰棻（1896-1972）、錢玄同（1887-1939）、周作人（1885-1967）、周樹人。這些北大國文系教授，除了李之外皆為浙江籍。

⁴⁶ 王天根：〈第九章 《語絲》、《新月》與新文化健將漸次分界〉，《近代中國報刊與社會重構的傳媒鏡像：1915-1937》（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頁 354。

⁴⁷ 魯迅：〈「碰壁」之後〉，《語絲》29（1925.6.1），第 1-3 版。《語絲》1-80 期以版次標註，81 期起改版，以頁碼標註。

⁴⁸ 魯迅：〈「碰壁」之餘〉，《語絲》45（1925.9.21），第 6-8 版。

⁴⁹ 章士釗：〈停辦女子師範大學呈文〉，《甲寅》1：4（1925.8.8），頁 1-3。

⁵⁰ 景宋：〈反抗下去〉，《莽原》週刊 21（1925.9.11），第 8 版。

⁵¹ 〈創設國立女子大學呈文〉，《甲寅》1：6（1925.8.22），頁 1-2。未署名，屬於首篇「特載」，目錄欄〈章教長創立國立女子大學呈文〉。內文是「管理之方，略參私塾辦法，先之以家人師保之親，次之以禮樂書數之事，卒乃器數與文藝俱得，禮教與質學齊輝，女學之成，茲為極則。……執政志

(1891-1962)、陳西滢等學界人士認為學校不該捲入風潮，並不贊成此事，等於是間接贊同教育部的意見。她呼籲北大的先生同學眾志成城，讓骸骨的迷戀者看看青年的反抗力量！高長虹的「弦上」系列展現犀利的文筆，〈兩敗俱傷〉⁵²、〈聞晨報載章士釗與通信社記者的談話之後〉⁵³，談女師大停辦，《晨報》的報導說校長和學生是「兩敗俱傷」。高長虹藉此檢驗教育界已受政治力控制，甚至媒體也被收編，如何打破阻礙教育的社會？操縱教育部的總長，將段祺瑞視為皇帝，「稟告」執政要解散舊校另組新校，宣稱整頓學風，實則犧牲教育！他亦曾延伸批判《現代評論》的文學審美尺度：

你談起一點什麼時，最好先捧出一個什麼水平線來。這樣，你可成功做一個批評家。也許水平線並不認識你，但也不妨胡亂敷衍一下，好在水平線也未必認識別人。⁵⁴

這「水平線」分明針對《現代評論》的出版預告，宣稱「現代叢書」不會有一本無價值的書、一本水平線下的書，要做到「現代叢書」四個字，便是一種極有力量的保證。⁵⁵高的說法，將《現代評論》視為掌握文化結合政治資本的一方。「水平線」彷彿是藝術價值的既定標準，也是劃分陣營的邊界。《莽原》文人群的批判，勇敢衝撞文學與政治交錯的權力網絡。

女師大學潮是北京文學場域中的危機事件。當教育環境受政治勢力干預，從教育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時，年輕作者較多的《莽原》相對於北大教授組成的《現代評論》，處於文化資本較少的位置，作者自居為邊緣的、受壓迫的學生立場，與權力中心的「學者」交鋒。這種自我定位，預設一種具有批判性的教育訴求、群體特徵。文化習性由個人交往方式和群體活動累積而成，《莽原》文人群的社會批評，彰顯在文化場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活動比個人發言更能表現共同的文化習性，匯集群體

在整頓女學，始可得言整頓矣。」

⁵² 長虹：〈弦上（十一）兩敗俱傷〉，《莽原》週刊 17（1925.8.14），第 6-7 版。

⁵³ 長虹：〈弦上（十三）聞晨報載章士釗與通信社記者的談話之後〉，《莽原》週刊 17（1925.8.14），第 7 版。

⁵⁴ 長虹：〈弦上（八）我的命令〉，《莽原》週刊 13（1925.7.17），第 2 版。

⁵⁵ 〈現代叢書出版預告〉，《現代評論》1：9（1925.2.7），頁 2。未署名。

內部的凝聚力。共同經營的文學事業，是文化價值體系的象徵，面對政治介入的時候，他們藉由超越現實利益的社會批評，維護道德信念，實現文學追求。

（二）政治參與

《莽原》文人群以社會批評參與政治，批判性的文字透過具有時效性的刊物發表，標榜獨立品格，追求健全的理性精神，有介入現實的願望與文化使命感。例如魯迅〈春末閒談〉⁵⁶、〈雜語〉⁵⁷，勾勒政局和文壇的亂象。軍閥彷彿爭奪地獄的統治權，無論誰是勝利者，人民都是受害者，文壇上也有許多人互相吹捧，為自己辯護、拉抬聲勢。1924年國共合作，段祺瑞政府利用復古派的文人，1925年初國共兩黨與北洋軍閥政府為召開國民會議發生紛爭。魯迅將抽象的道理以具體的形象述說，「細腰蜂」譬喻「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對人民使用精神麻痺的方法，反諷當權者的思維邏輯，用任何手段禁止集會和發表意見，卻不能禁止人民的思想。

關注時事的青年作者，從現實的題材、親身的經歷，用生動巧妙的語言，傳遞信念。高長虹〈病中囈語〉⁵⁸、〈給反抗者〉⁵⁹、〈識時務者〉⁶⁰篇幅都很短，他從「識時務者是為俊傑」談起，認為外國的潮流一旦進入中國，就變形為時務，中國的俊傑太多了。「學者」可以埋首於國故，或者主張空虛的正義。如果民眾等待學者的領導，才能理解中國的外交問題，不敢積極採取經濟絕交等具體行動，政治局勢絕不會有所改變。他反省人們在失敗中呻吟，口中呼喊著反抗，要先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和軟弱，才有力量打破僵局。荊有麟〈退還庚子賠款〉⁶¹由歷史對照現實，舉出美國將庚款用於教育，日本則作為國際溝通費用，獲益的中國人很少，只有洋話漂亮的碩博士及享受招待的學生代表而已。荊有麟諷刺軍閥聲稱「教育」和「文化」

⁵⁶ 冥昭：〈春末閒談〉，《莽原》週刊1（1925.4.24），第4-5版。

⁵⁷ 魯迅：〈雜語〉，《莽原》週刊1（1925.4.24），第8版。

⁵⁸ 長虹：〈弦上（一）病中囈語〉，《莽原》週刊9（1925.6.19），第1版。

⁵⁹ 長虹：〈弦上（三）給反抗者〉，《莽原》週刊10（1925.7.3），第1版。

⁶⁰ 長虹：〈弦上（九）識時務者〉，《莽原》週刊14（1925.7.24），第6版。

⁶¹ 有麟：〈退還庚子賠款〉，《莽原》週刊14（1925.7.24），第8版。

是一國命脈，假藉辦教育分潤庚款，反而將主權交給外國人。〈白費了〉⁶²描述政府為了關稅會議的「體面」，唯恐外國代表恥笑中國建設落後，花大筆金錢整修城市門面。軍閥內戰，從人民身上索討經費，實際上都是為了派系利益，爭奪政權。〈昨日和明日〉⁶³、〈國民精神養成所〉⁶⁴談到五七、五九事件，大多數人拒絕面對外交挫敗，歸咎鬼神和命運，抱持忍讓主義。自從滬案發生，各種職業的代表組成團體召開會議，中國人向來沒有目的，短時間內積極奮發的表現，未必能改變現狀。他自稱不是歷史家也不是預言家，只是看見現在，回憶過去，想起未來。

荊有麟在五卅之後的多篇散文，關注國人對於外交事件的反應。〈再談救國〉⁶⁵認為全國以罷工、罷市、罷課作為抵抗只是示弱，應看清軍閥政府養兵是用來爭權混戰，是否對足以在外交上發揮功能保護人民，激發民眾，監督或要求政府應該振作。如果只是哀鳴祈求「公理」，不如早日提倡武裝救國。〈名不符實〉則說：「我覺得中國各樣都可怕，因為都是虛偽的緣故。」⁶⁶他指出幾種自稱指導社會、代表人民的媒體，例如以勞動、世界、正義為名的報刊，多半報導政客的消息，不將軍閥殘害民眾的真實情形傳播到國外去，倘若沒有拿到私人津貼就大聲吼叫。某「大報」刊登一些與現代無關的東西，幫著官員去做復古運動。「大報」和「津貼」明顯質疑《現代評論》辦刊經費來自段祺瑞與章士釗的金援，失去公正的言說立場。《莽原》半月刊即將改為《未名》發行時，編者再次聲明：「我們沒有募過若干股，其次沒有總長津貼千元或若干元。」⁶⁷強調媒體的發言權不應受到官方箝制，顯現對言論自由的追求。

《現代評論》成員以留學英美的學者為主，認為女師大是單一學校的問題，重要性遠不如五卅。北京教育界是社會的中堅，應全力督促政府處理外交問題，卻耗費大量心力回應學潮。就國家利益而言，五卅和學潮何者重要？民眾應由知識階層

⁶² 有麟：〈白費了〉，《莽原》週刊 28（1925.10.30），第 7-8 版。

⁶³ 有麟：〈昨日和明日〉，《莽原》週刊 3（1925.5.8），第 3 版。

⁶⁴ 有麟：〈國民精神養成所〉，《莽原》週刊 15（1925.7.31），第 8 版。

⁶⁵ 有麟：〈再談救國：並答朱莊仁先生〉，《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8 版。

⁶⁶ 有麟：〈名不符實〉，《莽原》週刊 24（1925.10.2），第 7 版。

⁶⁷ 編者：〈關於《莽原》的結束與《未名》的開始〉，《莽原》半月刊 2：21、22（1927.1.25），頁 876。

加以教育，應以節制的情感、理智的控制，訴諸法律和制度，凝聚群眾的努力，進行愛國運動，避免失控，循序漸進改良現況。⁶⁸這種以公正寬宏的口吻，提出用法律程序改變社會的方法，受到《莽原》文人群的質疑：「紳士」立意良好卻緩不濟急，高估了中國人的道德與能力。文學場域之內的問題，受到來自外部的政治、經濟資本操控，群體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莽原》文人群藉由社會批評參與政治，將國家、社會的問題，轉為文化思想的論述，反映內心的困惑：傳播媒體是爭取社會話語權力的利器，如何藉此影響輿論、建立文化秩序？他們批判「大報」的資金來源，因為自己的刊物經費並非來自「官方」，跳脫經濟問題，針對公共問題、政治事件發言時，內容能否被讀者認同，就不是完全能影響刊物生存的條件。作為輿論陣地的《莽原》，為生存和延續而努力的同時，便能「忠於現世，望彼將來」，社會批評的文本，維護了刊物自由和獨立的神聖性。

《莽原》文人群批評社會上的虛偽風氣，反省國人面對外交衝擊時的怯懦和恐懼，愚昧與自負。當群眾一味強調抵禦外侮、抵抗英日的傷害時，中國內部到處都有紛爭，人與人之間的怨憤卻造成更大的傷害：沒有面臨強敵的決心，只敢攻擊身邊的弱者。攻擊別人是異端、國賊、洋賊，彷彿就能冠冕堂皇掩飾自己的怯懦和卑劣。回顧歷史，中國人面對危難時，素來互相傷害和壓迫，先遭殃的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無智無勇，以為靠「氣」就能擁有公理與正義。罷工、罷課抗議的群眾，彷彿煽起同仇敵愾之心就足以報仇雪恨，無法監督政府，這樣的激情是缺乏理性的激情。藉由現代傳媒，《莽原》文人群營造輿論空間，構成公共領域，形成思想的力量，探索文學與政治的距離，展現同人的戰鬥力。他們以社會批評參與政治，將個人的獨到觀察和發現，鑄鑄在語言與意象之上，進行獨立判斷，無所不談。他們營造群體風範，透過多樣化的說理技巧與幽默諷刺的語言，自由的形式與內容與讀者交流、注重具象化的傳達，流露啟蒙淑世的責任感，發揮文學的審美功能和社會功能。

⁶⁸ 召：〈對愛國運動的謠言〉，《現代評論》2：28（1925.6.20），頁5。陶孟和：〈持久的愛國運動〉，《現代評論》2：29（1925.6.27），頁6-7。松：〈女師大風潮與教育界〉，《現代評論》2：37（1925.8.22），頁4-5。西滢：〈閒話〉，《現代評論》2：38（1925.8.29），頁9-11。

四、破毀舊時代，創造新時代： 《莽原》文人群的小說創作

（一）刻畫人性

《莽原》從週刊到半月刊，少了《京報》的支持後，改由未名社發行。經濟資本雖然減少，《莽原》文人群確保發言陣地，忠於自我，更積極於文學創作與出版事業⁶⁹，累積文化資本。半月刊篇幅擴大，能容納字數較多的小說與譯作。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此一時期的日本文論譯作，能夠延伸和擴展原文的文化意義。年輕作者受到他的鼓勵積極創作，或隱或顯接受這些文學理論，經由小說進行操作與實踐，對於小說的書寫策略提供指引。魯迅譯金子筑水（1870-1937）的〈新時代與文藝〉⁷⁰，論者首先說明文藝的本質，是時代產生文藝，文藝能夠改造社會精神和意氣。文藝的價值在於破壞舊時代和舊精神，開闢出新生活的林間路。新文化嚮往的方向和精神，應由文藝和哲學來暗示，期許新文藝發揮人間性，將人們的精神從束縛和壓迫中解放。《莽原》文人群小說創作與譯介的題材之間，互相啟發與暗示。例如高歌〈死屍〉⁷¹的主角是個已婚的青年男子，一睜眼發現自己躺在棺材裡。家人討論他為什麼臉色不變而身體冰冷，沒法確認是不是死了。在封棺的聲響中，死還沒有降臨，他就厭惡了死，於是捏緊拳頭推開棺蓋走出來。妻子熟睡，孩子在棺木邊玩耍，他微笑著離開了家，再也不回頭。「死者」的獨白，回顧思索命運前途，對社會的徹底否定，增加作品的真實感。作者用象徵的手法、跳躍的思路，雖然在敘事結構上不夠完整，卻能揭示痛苦的靈魂束縛，蘊含無言的悲哀。向培良〈肉底觸〉⁷²寫二十三歲的青年對異性充滿好奇，在電車上試著碰觸陌生女子的膝蓋，得到感官的短暫刺激，努力控制自己不要逾越禮教。他凝望另一名女子，又忍不住上前輕輕

⁶⁹ 魯迅：〈《未名叢刊》與《烏合叢書》魯迅編〉，收入《魯迅全集》第8冊，頁488。原發表於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版權頁後。

⁷⁰ 〔日〕金子筑水著，魯迅譯：〈新時代與文藝〉，《莽原》週刊14（1925.7.24），第1-4版。

⁷¹ 高歌：〈死屍〉，《莽原》半月刊15（1926.8.10），頁642-644。

⁷² 培良：〈肉底觸〉，《莽原》半月刊16（1926.8.25），頁674-680。

碰觸她的玉臂，溫軟的觸感灼熱了他的全身。小說通過人物言行，描繪青年受到禮教壓抑，在理智和性慾之間掙扎。青年無法正視慾望的存在，只能選擇逃避。被寄予希望的青年，活在苦悶之中，一觸即發的慾望讓他隨時害怕失去理性。這些文本，正如金子筑水的論點，由文藝中發掘日常生活蘊藉的意義，闡釋青年面對婚戀議題的苦悶，以人物的內心獨白、細節的描寫，透顯精神解放的渴望、自我覺醒的意識，深化對人性的描摹。

《莽原》文人群的小說，從社會歷史、文化風俗，刻畫人物的生存狀態和人性的複雜。黃鵬基〈火腿先生在人海裡奔走〉⁷³，由一條由重慶火腿作坊製造的火腿「我」，述說自己是便宜貨，被店主裹上稻香村的招牌提高身價，送到大官家裡。一年之中多次更換包裝，假扮宣威火腿，官員派僕人拿去巴結上司。輾轉奔走的火腿，遭到蒼蠅攻擊，身體漸漸衰弱，被轉送給屋子裡只有書而沒有任何貴重禮品的毛先生。他打算燉來吃，卻發現火腿早已腐壞了。黃鵬基透過詼諧語調，勾勒闊人和政客的嘴臉，描摹爭奪名利、趨炎附勢的手段。〈少奶奶的病〉⁷⁴寫一個吝嗇少婦為了節省學費，不送孩子到幼稚園而讓他跟老師認字背古書，為了避免發三節禮金而故意在年節前開除傭人。她成天打牌閒聊，照鏡子覺得好像瘦了，經由幫傭的小丫頭傳出去，卻變成她病了。丈夫請來名醫，開了三塊錢的蒸餾水當作藥，她更覺得自己真的是病人，深信不疑長期服用。小說刻畫婦人在家庭瑣事中，缺乏生活目標，心理的空虛投射為疾病的妄想。〈沙灘上〉⁷⁵擬寫屈原（B.C.340-B.C.278）的夢境，楚王能夠判別忠臣與奸臣，夢醒後的屈原，赫然發現仍處於困頓環境中，知道自己必須清醒面對挫折。小說用屈原的獨白，投射抱持理想的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矛盾、迷茫與痛苦，表現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

黃鵬基的小說集《荊棘》是刺激社會之意，明白主張文學不必像奶油一樣，應該如刺，文學家不應頹喪，應該要剛健。⁷⁶他的小說具有暴露社會黑暗的意義⁷⁷，以

⁷³ 黃鵬基：〈火腿先生在人海裡奔走〉，《莽原》週刊 25（1925.10.9），第 1-7 版。

⁷⁴ 朋其：〈少奶奶的病〉，《莽原》半月刊 10（1926.5.25），頁 426-436。

⁷⁵ 黃鵬基：〈沙灘上〉，《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65-69。

⁷⁶ 魯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頁 10。

⁷⁷ 劉傳輝：〈諷刺幽默作家黃鵬基〉，《魯迅研究月刊》1（1991.1），頁 61。

流利的語言描畫各式人物，實踐「刺的文學」理念。⁷⁸他反對文學作品玩弄頹傷的感情把戲、不贊同文學的消遣作用，主張現代的作品應該像荊棘，社會生出荊棘，葉和莖是有刺的，根也是有刺的。作品的思想、用字、結構，都應表現刺的意味。這種文學批評的觀點，正可對照魯迅譯鶴見佑輔（1885-1973）的〈說幽默〉⁷⁹，鶴見佑輔主張淚與笑只隔一張紙，嘗過淚的滋味的人，才懂得笑的心情。幽默來自理性的倒錯感，是從悲哀而生的、理性的逃避的結果，和冷嘲（cynic）一線之隔。純真的同情，能使幽默不墮於冷嘲，正如同火或水，倘若適當運用，能使人生豐饒。「刺」如果是一種擴張的、誇大的幽默，有時也因過度追求而損害小說的整體結構，使得主題的嚴肅議題、結尾刻意設計的滑稽受到影響，減弱全篇的力量。黃鵬基的小說能顯影青年人的精神空虛、揭示社會的扭曲。他將五四以來小說創作中偶然使用的諷刺方法理論化，進行文學樣式的自覺拓展，使「為人生」的文學得以延伸。

（二）關懷鄉土

關懷鄉土的主題，在《莽原》文人群筆下，描寫不同地域的風光、民俗，也有普遍性的鄉間人物對環境、命運的看法，突出人物的遭遇與心境轉折。尚鉞〈小小一個夢〉⁸⁰寫農村孩童家中經濟困難，母親將食物省下來餵他，哄他早點上床睡覺。孩子回外婆家飽餐一頓，追逐著雞腿變成的老鼠，忽然驚醒才知道是美好的夢境。尚鉞對孩童心理的細節描寫，符合藝術形象的塑造和主題的表達，用細膩筆觸刻畫農村家庭的溫暖氣氛，塑造純樸厚道的人物形象。〈沖喜〉⁸¹描述少女受到媒婆欺騙，對未來的婆家一無所知，期待幸福的生活。婚禮當天，她祭拜天地和祖先，在陰暗空洞的房裡終於看見重病的新郎。婆婆在旁邊呼喚，說這是娶來沖喜的媳婦。新郎睜著空洞的眼睛，想噴出胸中阻塞的黏痰，兩眼一瞪死去了。尚鉞的小說，便是試圖操作關於創作者如何以社會為對象，省思個人相對於全人類的獨立意義。他以簡潔的筆調，寫實的手法，認識到夢境與現實的矛盾、傳統文化與婚姻自由的矛盾，

⁷⁸ 黃鵬基：〈刺的文學〉，《莽原》週刊 28（1925.10.30），第 1-2 版。

⁷⁹ 〔日〕鶴見佑輔著，魯迅譯：〈說幽默〉，《莽原》半月刊 2：1（1927.1.10），頁 23-34。

⁸⁰ 尚鉞：〈小小一個夢〉，《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2-4 版。

⁸¹ 尚鉞：〈沖喜〉，《莽原》週刊 24（1925.10.2），第 1-3 版。

表現對農村人物處境的關懷，描寫人物受封建禮俗綑綁的心理狀態，試圖引起社會的關注，尋求解放的可能。

臺靜農曾經回憶，在韋素園鼓勵之下，1926 年後為了供稿給《莽原》半月刊，開始多寫小說。他說：

人間的酸辛和淒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嗎？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⁸²

他在第二本小說《建塔者》也提及，小說所寫的人物，多半是這時代的先知，自己覺得還未能觸及這些十字架上的靈魂深處，一個徘徊於墳墓荒墟的感傷的作者，如何能以文筆渲染時代的光呢？⁸³他同情被壓迫、被損害的農民和貧困者，傾訴他們的苦痛，描寫生的堅強、死的掙扎。透過白描手法和個性化的語言，勾勒鄉間的風俗和社會世相，才能把握小說的特點。抱持這樣的文學批評觀點，他取材於民間⁸⁴，積極創作。〈拜堂〉⁸⁵描寫青年汪二和守寡的嫂子相好，汪大嫂懷孕。兩人找來鄰居大嬸做債相，背著父親半夜偷偷拜堂成親。嗜酒如命的汪老爹原本要賣掉媳婦，給汪二湊個生意本；村裡的闊人卻說「轉房」省下聘禮，更划算。年長的女性寬慰汪大嫂，沒有必要守節。拜堂時這對叔嫂羞愧難堪，害怕成婚違背人倫，哭泣顫抖著給死去的汪大磕頭行禮，渴望得到他的原諒。他們不因窮困卑微而放棄生活的希望，終究組成家庭，互相依靠。拜堂儀式代表對鬼神力量的懼怕，小說對話透顯各階層人物對轉房習俗的價值觀，揭示主角在困窘生活中面對迷信的衝突，彰顯在經濟和倫理約束中，扭曲的生理和心理狀態。作家對人物充滿理解和憐憫之情。安徽方言的使用，增添了文本的鄉土氣息，例如「哈」是「還」，「牽頭」是「子女」，反覆出現「日子長，以後哈要過活的」，展示出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是語言形式和敘述方式

⁸² 臺靜農：〈後記〉，《地之子》（北平：未名社，1928），頁 253-256。

⁸³ 臺靜農：〈後記〉，《建塔者》（北平：未名社，1930），頁 181-182。

⁸⁴ 湯逸中：〈前言〉，《栽植奇花和喬木：未名社作品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1-3。

⁸⁵ 臺靜農：〈拜堂〉，《莽原》半月刊 2：11（1927.6.10），頁 432-442。

的創新。〈棄嬰〉⁸⁶主角是個讀書人，為了找一份足以餬口的工作四處奔波，途中聽見一個棄嬰的哭聲，現實的壓力讓他自顧不暇，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不予理會。隔天外出求職的時候，看見一群野狗撕扯一塊塊紅黑的肉團，昨日的棄嬰是今日野狗口中的美食！他懊悔自責，也無法彌補冷漠造成的悲劇。

魯迅在《莽原》時期關注白樺派⁸⁷的文學理論⁸⁸，翻譯有島武郎（1878-1923）〈生藝術的胎〉⁸⁹，論者主張一切活動都是想要表現自己的過程，以自己為對象的活動，是藝術的活動。藝術家以社會為對象，絕不會選擇與自己毫無交涉的對象，是分明的表現著自己。以此觀察臺靜農的小說，題材包含新舊交替時代的婚姻悲劇，勾勒農村人民只求溫飽的艱辛生活，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農村的衰敗與群眾的冷漠等等，實踐了聚焦於平凡題材的審美趣味。

臺靜農筆下構築的鄉村，是二十年代鄉村社會的微縮圖景，是對底層人物生活的真實展示，通過典型場景引出周圍人事，豐富情節的內涵，集中筆墨，描寫場面，展現衝突。〈天二哥〉⁹⁰的主角是個懶散的酗酒者，相信任何疾病都能用酒治好。他無所事事，是眾人嘲笑的對象，愛看熱鬧又常與人爭吵，遇到任何挫折都用精神勝利法解決。他無意改變現狀，終究一病不起。〈新墳〉⁹¹的主角四太太，在圍觀的村民口中，是個可憐的瘋婦。四太太的孩子先後因兵災死亡，她失去人生的寄託，孤苦無依到處閒蕩，喃喃複述著兒子娶了媳婦、女兒風光出嫁。村民向她道喜，她的

⁸⁶ 臺靜農：〈棄嬰〉，《莽原》半月刊 2：6（1927.3.25），頁 219-229。

⁸⁷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5：1（1918.7.15），頁 39-40。他說：「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實篤（1885-1876）等一群青年文士，發刊雜誌《白樺》提倡這派新文學。到大正三四年（1912-1913）時，勢力漸盛，如今白樺派幾乎成了文壇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長與善郎（1888-1961）、里見淳（1888-1983）、志賀直哉（1883-1971）等，也都有名。」

⁸⁸ 程麻：〈第五章 白樺派文學和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實踐——談人道主義的人格標準意義〉，《溝通與更新：魯迅與日本文學關係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133-139。白樺派是對明治時代自然主義文學的反動，更重視以文學磨礪人的自覺意識，提高精神境界，試圖用以改造人生，實現新的社會理想，成為大正時期文學主流之一。此派文學在日本興盛的時期，正逢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湧起「人的文學」的波瀾。魯迅 1918 年開始翻譯和介紹此派作品，後於文章中也多次闡述和發揮了他們標舉的人道主義思想。

⁸⁹ 〔日〕有島武郎著，魯迅譯：〈生藝術的胎〉，《莽原》半月刊 9（1926.5.10），頁 365-377。

⁹⁰ 臺靜農：〈天二哥〉，《莽原》半月刊 18（1926.9.25），頁 735-743。

⁹¹ 臺靜農：〈新墳〉，《莽原》半月刊 2：3（1927.2.19），頁 95-105。

悲慘是眾人的娛樂。小說從熟悉的生活中取材，擷取現實生活中典型的事件或場面，以陰冷晦暗的筆調，寫出人間的艱苦與酸辛。四太太、天二哥和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阿 Q，隱然有相近之處。重複寫法的運用，表現人物內心的痛苦與周圍人們的冷漠麻木，加重悲劇色彩。⁹²魯迅曾高度肯定臺靜農的藝術成就：「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⁹³ 1926 年臺靜農編選《關於魯迅及其著作》，是第一本關於魯迅的評論集。原本還要收錄周作人以及國外的評論，魯迅並未同意，結果反而依照魯迅意見加添了陳西滢的批評。⁹⁴序文中，臺靜農形容此書兼顧正反各方面的文章，「這裏面有揄揚，有貶損，有謾罵，在同一的時代裡，反映出批評者的不同一的心來」。他也讚譽魯迅小說的藝術成就，「每個人物，在他的腕下，整個的原形都顯現了，絲毫遮掩不住自己。我愛這種精神，這也是我集印這本書的主要原因。」⁹⁵顯然臺靜農在《莽原》時期，深受魯迅的啟發與影響，由此習得文學技巧與文學批評的脈絡。

《莽原》文人群小說對風俗人情的描繪，反映現實，透顯豐富的鄉土關懷與地方色彩。他們運用白描手法呈現惡俗與愚昧的思想，用藝術的真實展示社會生活，根據人物的性格邏輯，描寫宗法制度殘酷的精神統治，融入誠摯的悲憫，蘊含深刻的思想。

五、小結

報刊是知識分子的言論空間，透過媒體交換意見或展現思想的交鋒。鬆散而自由的組合是文學群體存在的常態，成員由互動的公共空間中精神選擇的過程，顯現

⁹² 賈濤：〈第四章 沿著巨人的肩膀前行〉，《論臺靜農小說的流變和傳承》（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頁 26-27。

⁹³ 魯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頁 12。

⁹⁴ 張夢陽：〈第一章 魯迅出世：中國精神文化界的驚雷〉，《中國魯迅學通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 50-51。

⁹⁵ 臺靜農：〈序言〉，收入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北京：未名社，1926），頁 1-3。

個性特徵。⁹⁶《莽原》文人群具有相近的文學教養及美學理念，通過作為公共媒體的刊物，對社會問題發出質疑，與讀者交流意見，檢驗文學與思想的力量。他們一開始沒有明確的社團意識，這種兼容性也成就了《莽原》的豐富。

在文學場域中，群體之間的關係，指涉純粹藝術技巧之外的教育、政治問題，影響文學的形式與內容，也彰顯成員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建立自我認同，如何掌握文學自主的書寫策略。《莽原》文人群的文學創作，就是他們理解世界的藝術方式、價值選擇和意義闡釋。作者的言說欲望，藉此聚集和發揮作用。隨著刊物影響力的提高，青年作者在魯迅的引導下，以覺醒的姿態，開展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從教育與文化層面著手啟發國民，對抗權力的傲慢。刊物寄寓理想，他們對社會、政治問題產生質疑與共識，凝聚人文關懷、道德信念，擴大生存空間，展現銳意改革的積極企圖。他們的小說，隱然受到魯迅此一時期日本文論譯作的啟發。翻譯文本成為小說創作的養分，關懷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思辨、刻畫人性，細細咀嚼人生的況味，催促新時代、新觀念的產生。如果他們將傳統視為原始或過去，小說中的受壓迫者，呈現與「現在」對立的「過去」狀態，隱喻如果現在的中國不改變，就會走向悲哀的「未來」。他們直視民族的卑怯與頹喪、昏聩與傲慢，期許擺脫消極的精神束縛，拓展視野。從《莽原》週刊到《未名》半月刊，他們持續從事翻譯工作。至於如何透過翻譯，眺望與中國新文學具有對話性和啟示性的異域風景，鍛造文化啟蒙、重構的環節，拉近讀者與原作的時空距離，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將另以一篇論文深入考察。

作家的主體意識是文人群體形塑相近文學風格的內在驅動力，確立運作模態。《莽原》文人群透過不同的書寫策略，在有限的輿論空間內，爭取最大的思想自由，凝聚向心力，為個人身分與文化想像勾勒輪廓，實踐文化訴求與文學理念，展現了具有群體性的文學風格。本文至此已歸結出他們的書寫策略及其意義。

⁹⁶ 楊洪承：〈第四章 中國現代作家社群文化生態中的「公共空間」認知〉，《人與事中的文學社群：現代中國文學社團和作家群體文化生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56-57。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一)《莽原》週刊

有麟：〈昨日和明日〉，《莽原》週刊 3（1925.5.8），第 3 版。

有麟：〈再談救國：並答朱莊仁先生〉，《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8 版。

有麟：〈退還庚子賠款〉，《莽原》週刊 14（1925.7.24），第 8 版。

有麟：〈國民精神養成所〉，《莽原》週刊 15（1925.7.31），第 8 版。

有麟：〈名不符實〉，《莽原》週刊 24（1925.10.2），第 7 版。

有麟：〈白費了〉，《莽原》週刊 28（1925.10.30），第 7-8 版。

尚鉞：〈小小一個夢〉，《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2-4 版。

尚鉞：〈忠誠的奴隸〉，《莽原》週刊 6（1925.5.29），第 6 版。

尚鉞：〈沖喜〉，《莽原》週刊 24（1925.10.2），第 1-3 版。

長虹：〈中國與文學〉，《莽原》週刊 6（1925.5.29），第 6 版。

長虹：〈弦上（一）病中囈語〉，《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1 版。

長虹：〈弦上（三）給反抗者〉，《莽原》週刊 10（1925.7.3），第 1 版。

長虹：〈弦上（八）我的命令〉，《莽原》週刊 13（1925.7.17），第 2 版。

長虹：〈弦上（九）識時務者〉，《莽原》週刊 14（1925.7.24），第 6 版。

長虹：〈弦上（十一）兩敗俱傷〉，《莽原》週刊 17（1925.8.14），第 6-7 版。

長虹：〈弦上（十三）聞晨報載章士釗與通信社記者的談話之後〉，《莽原》週刊 17（1925.8.14），第 7 版。

冥昭：〈春末閒談〉，《莽原》週刊 1（1925.4.24），第 4-5 版。

培良：〈檳榔集 第三 悲劇在我們的民族裡〉，《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6-7 版。

培良：〈檳榔集 第五 買窩頭有感〉，《莽原》週刊 29（1925.11.6），第 3 版。

培良：〈檳榔集 第六 聰明與天才〉，《莽原》週刊 30（1925.11.13），第 5 版。

景宋：〈懷疑〉，《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6 版。

景宋：〈酒癮〉，《莽原》週刊 9（1925.6.19），第 5 版。

景宋：〈內幕之一部〉，《莽原》週刊 11（1925.7.3），第 4-5 版。

* 景宋：〈反抗下去〉，《莽原》週刊 21（1925.9.11），第 8 版。

黃鵬基：〈火腿先生在人海裡奔走〉，《莽原》週刊 25（1925.10.9），第 1-7 版。

* 黃鵬基：〈刺的文學〉，《莽原》週刊 28（1925.10.30），第 1-2 版。

黃鵬基：〈狂言〉，《莽原》週刊 32（1925.11.27），第 2-3 版。

魯迅：〈雜語〉，《莽原》週刊 1（1925.4.24），第 8 版。

* 魯迅：〈編完寫起〉，《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15 版。

魯迅：〈燈下漫筆（二）〉，《莽原》週刊 5（1925.5.22），第 5 版。

* 魯迅：〈我的「籍」和「系」〉，《莽原》週刊 7（1925.6.5），第 15-16 版。

魯迅：〈流言和謊話〉，《莽原》週刊 16（1925.8.7），第 8 版。

霽野：〈樂觀主義〉，《莽原》週刊 4（1925.5.15），第 15 版。

〔日〕金子筑水著，魯迅譯：〈新時代與文藝〉，《莽原》週刊 14（1925.7.24），第 1-4 版。

（二）《莽原》半月刊

朋其：〈少奶奶的病〉，《莽原》半月刊 10（1926.5.25），頁 426-436。

高歌：〈死屍〉，《莽原》半月刊 15（1926.8.10），頁 642-644。

培良：〈肉底觸〉，《莽原》半月刊 16（1926.8.25），頁 674-680。

黃鵬基：〈沙灘上〉，《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65-69。

臺靜農：〈天二哥〉，《莽原》半月刊 18（1926.9.25），頁 735-743。

臺靜農：〈新墳〉，《莽原》半月刊 2：3（1927.2.19），頁 95-105。

臺靜農：〈棄嬰〉，《莽原》半月刊 2：6（1927.3.25），頁 219-229。

臺靜農：〈拜堂〉，《莽原》半月刊 2：11（1927.6.10），頁 432-442。

魯迅：〈《華蓋集》題記〉，《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43。

魯迅：〈二十四孝圖〉，《莽原》半月刊 10（1926.5.25），頁 412-421。

魯迅：〈父親的病〉，《莽原》半月刊 21（1926.11.10），頁 856-864。

魯迅：〈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莽原》半月刊 23（1926.12.10），頁

963-964。

編者：〈本刊啟事〉，《莽原》半月刊 1（1926.1.10），頁 41。

*編者：〈關於《莽原》的結束與《未名》的開始〉，《莽原》半月刊 2：21、22（1928.1.25），頁 876。

霽野：〈反表現主義〉，《莽原》半月刊 2（1926.1.25），頁 15。

〔日〕有島武郎著，魯迅譯：〈生藝術的胎〉，《莽原》半月刊 9（1926.5.10），頁 365-377。

〔日〕鶴見佑輔著，魯迅譯：〈說幽默〉，《莽原》半月刊 2：1（1927.1.10），頁 23-34。

（三）其他

不著撰人：〈現代叢書出版預告〉，《現代評論》1：9（1925.2.7），頁 2。

不著撰人：〈創設國立女子大學呈文〉，《甲寅》1：6（1925.8.22），頁 1-2。

召：〈對愛國運動的謠言〉，《現代評論》2：28（1925.6.20），頁 5。

西滢：〈閒話〉，《現代評論》1：25（1925.5.30），頁 9-12。

西滢：〈閒話〉，《現代評論》2：38（1925.8.29），頁 9-11。

西滢：〈閒話〉，《現代評論》2：48（1925.11.7），頁 12-13。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新青年》5：1（1918.7.15），頁 31-42。

松：〈女師大風潮與教育界〉，《現代評論》2：37（1925.8.22），頁 4-5。

章士釗：〈停辦女子師範大學呈文〉，《甲寅》1：4（1925.8.8），頁 1-3。

陶孟和：〈持久的愛國運動〉，《現代評論》2：29（1925.6.27），頁 6-7。

臺靜農：〈序言〉，收入臺靜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北京：未名社，1926，頁 1-3。

臺靜農：〈後記〉，《地之子》，北平：未名社，1928，頁 253-256。

臺靜農：〈後記〉，《建塔者》，北平：未名社，1930，頁 181-182。

魯迅：〈「碰壁」之後〉，《語絲》29（1925.6.1），第 1-3 版。

魯迅：〈「碰壁」之餘〉，《語絲》45（1925.9.21），第 6-8 版。

魯迅：〈寫在「墳」後面〉，《語絲》108（1926.12.4），頁 16。

魯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頁

10-12。

魯迅：〈《未名叢刊》與《烏合叢書》魯迅編〉，收入《魯迅全集》第8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88。

魯迅：〈《莽原》出版預告〉，收入《魯迅全集》第8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72。

魯迅：〈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收入《魯迅全集》第8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73。

魯迅：〈19290927 致李霽野〉，收入《魯迅全集》第11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686。

魯迅：〈19250428 致許廣平〉，收入《魯迅全集》第12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308。

二、近人論著

王天根：《近代中國報刊與社會重構的傳媒鏡像：1915-1937》，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

李霽野：〈記「未名社」〉，收入黃源著：《懷念魯迅先生》，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頁12。

*姜濤：《公寓裡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范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辭典》，上海：上海書店，1993。

荊有麟：〈《莽原》時代〉，收入魯迅博物館編：《魯迅回憶錄》上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199-205。

高宣揚：〈第五章 場域與社會結構動力學〉，《布迪厄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頁138-141。

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性與語言政治（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1（2009.1），頁42-52。

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

陳方競：《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湯逸中：《曠野的聲音：莽原社作品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湯逸中：《栽植奇花和喬木：未名社作品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程麻：《溝通與更新：魯迅與日本文學關係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楊洪承：《人與事中的文學社群：現代中國文學社團和作家群體文化生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董大中：《一九二五年魯迅日記箋釋》，臺北：秀威資訊，2007。

賈濤：《論臺靜農小說的流變和傳承》，開封：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

廖久明：《高長虹與魯迅及許廣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劉傳輝：〈諷刺幽默作家黃鵬基〉，《魯迅研究月刊》1（1991.1），頁 59-64。

* 顏浩：《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魏洪丘：《魯迅《朝花夕拾》研究》，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4。

〔日〕菱沼透：〈未名社の人びと——魯迅の下に集まった青年たち（1）〉，《中國研究月報》381（1979.11），頁 43-47。

* 〔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著，石武耕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出版公司，201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g Kai, *Ge Ming De Zhang Li: "Da Ge Ming" Qian Hou Xin Wen Xue Zhi Shi Fen Zi De Li Shi Chu Jing Yu Si Xiang Tan Qiu (1924-1930)* [The Tension of R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Id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Neo-Literary Intellectuals from around the Time of "Great Revolution" (1924-1930)]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Editor, "Guan Yu 'Mangyuan' De Jie Shu Yu 'Weiming' De Kai Shi" [On the End of Mangyuan and the Start of Weiming] *Mangyuan Ban Yue Kan* Vol. 2.21-22 (Jan. 1927), p. 876.
- Huang Peng Ji, "Ci De Wen Xue" [The Literature of Thorn] *Mangyuan Zhou Kan* Vol. 28.1-2 (Oct. 1925)
- Jiang Tao, *Gong Yu Li De Ta: 1920 Nian Dai Zhong Guo De Wen Xue Yu Qing Nian* [The Tower in the Apartm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Youth in the 1920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Jing Song, "Fan Kang Xia Qu" [Keep on Resisting] *Mangyuan Zhou Kan* Vol. 21.8 (Sep. 1925)
- Lu Xun, "Bian Wan Xie Qi" [Composed and Written] *Mangyuan Zhou Kan* Vol. 4.15 (May. 1925)
- Lu Xun, "Wo De 'Ji' He 'Xi'" [My Provincial Identity and Literary Identity] *Mangyuan Zhou Kan* Vol. 7.15-16 (Jun. 1925)
- Pierre-Félix Bourdieu, *Yi Shu De Fa Ze: Wen Xue Chang Yu De Sheng Cheng Yu Jie Go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by Shi Wu Geng et al. (Taipei: Artco Books, 2016).
- Yan Hao, *Bei Jing De Yu Lun Huan Jing Yu Wen Ren Tuan Ti: 1920-1928* [Beijing's Public Opinion Atmosphere and Literati Groups: 1920-1928]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Yang Hong Cheng, *Ren Yu Shi Zhong De Wen Xue She Qun: Xian Dai Zhong Guo Wen Xue She Tuan He Zuo Jia Qun Ti Wen Hua Sheng Tai Yan Jiu* [The Literary Communities among People and Affairs: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Groups and Writers Communitie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